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蜀山剑侠后传
峨眉七矮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刘秀斌
复 审 张彦彬
责任编辑 姚 军 马秀萍 孔庆萍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蜀山剑侠后传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峨眉七矮
(全集第 11 卷)

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25 字数:44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ISBN 7-203-03697-9/G·1571 定价:25 元

目 录

蜀山剑侠后传

前 引	2
第 一 回 随颶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3
第 二 回 宝气明霞 力援爱侣	20
疾风劲草 苦斗神魔	
第 三 回 瑶草琪花 勤求蓝田玉	38
仙裳异宝 同破碧目光	
第 四 回 地底传声 双蛛援石女	51
莲心御劫 九鬼陷神婴	
第 五 回 义重同门 惊心闻友难	70
情殷旧雨 长路阻仙云	
第 六 回 灵石筑二女话玄机	86
小琳官三仙防后劫	

第七回	雪岭现神光 圣灵藏鬼女	魔网张空窥魅影 桥山隐迹话清修 105
第八回	把臂驶遥空 飞光明大岳	缥缈轻烟笼剑气 迷漫烈火涌元珠 120
第九回	合璧仗双心 分身防大敌	离合神光 同消黑管 纵横剑气 独朗慧珠 137
第一〇回	传语寄心声 玄功增智慧	迢递关山 眷怀伦好 缤纷花雨 独秀英云 154
第一一回	满室焕祥辉 更生怀大德	悟彻玄修 欣逢奇福 初窥至宝 再警芳魂 170
第一二回	灵桂吐奇馨 仙禽诛老魅	十里香光明彩焰 千山雷雨乱虹流 188
第一三回	阳九肆凶威 机先消浩劫	无穷大气藏坤极 一点精光耀碧辰 205
第一四回	父子喜重逢 师徒同御侮	掌上传声 福临祸去 空中下击 雾散烟消 222
第一五回	应敌有仙机 酬恩完夙约	宝焰飞光 青霞幻绮 梵音出壁 健羽摩云 240
第一六回	弹指阻双凶 飞身诛大敌	妙法无边生幻象 红光一线建奇功 256
第一七回	烈火荡妖云 冲烟闻鬼语	冷焰红光诛二憾 地灵天象护双童 273
第一八回	平地涌金轮 凌空收匹练	太乙光生灵石火 弥尘幡化彩云飞 290
第一九回	毒气落红沙 灯花兜率火	百丈祥辉援道侣 千重霞雨戮凶顽 306
第二〇回	神物喜仙传 玄功惊魅影	好友重逢 同歼大憨 三才并秀 再耀双心 324

峨眉七矮

第一回	急难遣征 小阿童初催神木剑 飞行御寇 凌云凤巧试宙光盘 341
第二回	无计脱淫娃 辽海魂归悲玉折 潜踪求异宝 三生友好喜珠还 384
第三回	玉壁遁仙童 百丈蛛丝歼丑怪 穹碑封地窍 万年石火护灵胎 428
第四回	情重故交 宝相夫人烦七矮 穷追倩女 疯癫和尚遗双顽 461
第五回	一径入幽深 紫曳青萦 仙山如画 孤身逢诡异 龙飞电舞 晶瀑传真 485
第六回	戏妖徒 洞天逢良友 援黎女 穴地斗癫师 494
第七回	古洞几千春 遍地香光开别府 滇池八百里 弥天霞彩斗癫师 505
第八回	亭午唱荒鸡 竹树萧疏容小隐 凌空飞白练 池塘清浅长灵秧 535
第九回	孽尽断肠人 剧怜绝代风华 与尔同死 功成灵石火 为求神山药饵 结伴长征	... 551
还珠附启	573

蜀山劍俠后傳

前 引^①

本书前传已五十集，初意物价高昂，书局成本奇重，读者购买力弱，原拟暂时结束。俟将来纸张、印工稍廉，再续后传。不意消息传出，读者函电交驰，多谓拙著篇幅浩长，头绪繁多，如不全部完成，实太可惜云云。家人良友亦以此书曾耗作者廿年心血，中经忧患，备历艰危，断而续者数次，近三年始应正气书局主人陆君宗植之约，再四敦劝，于可能范围内完成全书。虽橐笔三载，砚田未丰，近顷举室南迁，栖迟旅舍，欲谋一椽之借而不可得，幸蒙海内外读者谬赏，神交日众，时复敦勉，今销行由南洋以迄美洲，遽尔中断，认为憾事，平居相对，时以为言；书局方面，劝勉尤殷。于是乃有后集之作。惟是近数月来，迭接海内外读者函电，都千百封，大抵雅爱关切，盛谊勤厚，宏奖过情，愧无以任，每拟匀旬日之功，勉力复谢，无如笔债山积，日草万言，犹不暇接。亲朋音问皆疏，亦由于此。时序殷流，迁延未报，翘首高雯，徒增惭感。兹特附志敬意与感谢之忱于此，仍乞谅其苦衷，时锡周行，以匡不逮，神交千里，企幸曷极！

① 《蜀山剑侠传》从1930年底至1948年9月陆续问世50集，因“物价高昂，书局成本奇重，读者购买力弱”，作者曾拟中辍，鉴于读者要求，才续写《后传》。但《后传》出至第5集，又因国家形势大变，再次中断，致使该书未成完璧。后来香港曾流行《后传》10集本，其后5集实为伪作，故本全集只收前5集。

第一回

随颶入遥空 天宇混茫伤只影
飞身同一叶 卿云缥缈遇真仙

《蜀山剑侠传》末回说到女神婴易静为追魔教元凶赵长素，误入赤身教主鸠盘婆所居九环山新辟魔宫之内，被魔法困住。凌云凤新收女弟子石慧，因奉异人之命，先到三日，也被铁姝困入阵中，藏伏地底，待机而动，问出易静乃本门师伯，便照途遇女仙所说，乘着鸠盘婆师徒残杀情敌情夫时，破禁而入，两人会合，一同守在阵内。易静见敌人手法残忍，说了几句，鸠盘婆早知大劫将临，心存戒惧，便将赵长素残魂消灭，正和易静问答，意欲乘机下台。不料恶贯满盈，魔运将终。易静想起前生所受惨祸，性又疾恶，此来拼受危难，为正邪各教除此大害，本就不肯善罢。石慧初出茅庐，更是胆大气盛，一听对方说话狂傲，心中不服，口中喝骂，扬手便是二十多团石火神雷。鸠盘婆师徒虽未受伤，正中四十九面血河阵主幡，竟被神雷震破了二十来面。鸠盘婆一时疏忽，吃此大亏，不由激发凶野之性，厉声怒喝：“今日有你无我！”扬手发出四十九柄血焰金刀。易静深知魔法厉害，刀上血焰得隙即入，比铁姝所用还凶十倍，正嘱石慧留意，爱徒上官红忽然飞到。易静知她决非鸠盘婆师徒对手，忙用传声禁止时，鸠盘婆看

出来人仙根灵秀，想摄生魂祭炼法宝，正令铁姝去撒上空禁网，一片青霞已带着千万根巨木光影和轰轰发发风雷之声自空飞堕。当头血焰吃青霞一冲，雪崩也似四下飞散，立被冲开一条血街，鸠盘婆师徒不禁大惊。

易静对上官红十分钟爱，见她施展先后天乙木神光，竟将上空碧目天罗禁网冲破，所到之处，青霞闪闪，巨木横飞，金光万道，霹雳连珠，冲行血海烈焰之中，如入无人之境。暂时看去，虽具极大威力，但是敌人神通广大，魔法高强，决难持久。果然，晃眼之间，血焰烈火倏地加强，前面刚被青霞冲开，两旁身后又复排山倒海潮涌而来。加以鸠盘婆连将阵法倒转，不令双方会合，一任传声疾呼，相隔仍是甚远，自己又不能离开当地，致受暗算，眼看青霞尽管加强，精光迸射，宛如暴雨，魔光血焰也越来越浓，行进已较迟缓。一时情急，关心过甚，忙用传声，告以门户方向。一面取出三粒灭魔弹月弩，一粒牟尼散光丸，再将六阳神火鉴准备停当，正想候到时机，只要上官红和自己一对面，立将三宝同时发出，冲开血浪，把人接应过来。忽听上官红传声疾呼：“师父不必担忧，弟子得有陈仙子仙法相助，赐有一道灵符，决可无虑。”易静闻言，方觉爱徒是说安心的话，将信将疑，猛瞥见一片碧森森的魔光由左侧飞起，朝上官红当头罩去，当时师徒二人便隔为两处。凭着易静的目力，竟看不见一点人影，这一惊真非小可。

原来上官红自从听说恩师将有一次大难，每日忧心如焚，又以仙机难测，不知应在何时何地。心想：“此时幻波池仙宾云集，内有好几十位法力高强的师叔，鸠盘婆日内如来，再好没有。就怕恩师胆大好胜，像上次孤身涉险三探幻波池一样，或是先发制人，深入魔窟，那就糟了。”平日对师恭谨，深知师父性情，又不敢开口劝说，每日愁闷在心，老守在易静身旁，防备万一有事，多上一人，不论相助求援，或是事前哭谏，多少总好一点。当易静

离山之日，上官红恰巧奉命往后洞炼那五行仙遁。初意师父有这么多同门至好在此，决不会走。谁知易静同了朱文，偶在前山闲游，忽然谈起申若兰久未见面，怜她身世，欲往迎来相聚，已同飞走。等到炼完仙法，遍寻师父不见，心中一动，仍以为是在静琼谷中游玩，正待往寻。墨凤凰申若兰忽带裘芷仙匆匆飞来，告以易、朱二女追敌之事，上官红已自愁急，当时便要追去。癩姑见她面上杀气甚重，再三劝阻，勉强等了一会。先因朱文也未回来，以为师父已将妖道杀死，往追朱文，以致耽延在外，正和众人商说，请其代劝易静，暂时不要离山，即便定数难移，和众人在一起，到底要好得多。朱文忽然回转，上官红见她面上神情十分忧惶，心已怦怦跳动。再听朱文说起途遇白犀潭韩仙子，得知易静穷追凶魔，误入魔宫，已在九盘山绝壑之中被困等语，越发心魂皆悸，“哎呀”一声，悄悄退出，惟恐癩姑拦阻，也未告知众人，立纵遁光，往川滇赶去。

鹫盘婆老巢，上官红曾听师父说过。行时匆忙，心乱如麻，也忘了询问途径，九盘山是在何地，照直便往魔窟老巢飞去。仗着近来功力大进，飞行神速，不消多时，便飞到川滇交界大雪山上空。眼看前面冻云弥漫，冷雾沉沉，冰雪万丈，绵亘不断。天气尽管奇寒，下面却一点风也没有，万山丛杂，全被坚冰积雪布满，阴森森的，宛如死域，休说人迹，飞了一阵，连个禽鸟生物均未见到。后听下面冰裂之声，杂着巨响，轰轰隆隆，山摇地动，料有冰崖坍塌。想起这类前古冰崖时有变动，禁不起丝毫震撼。人行其下，偶然大声说话，均能将万丈冰壁震塌。最厉害的是只有一处断裂，发出巨响，震波所及，往往千百里雪岭冰崖全遭波及，一时雪尘高涌，冰沙横飞，宛如万雷怒鸣，天崩地震，声势猛恶，出人想象之外。以为自己飞行太低，下面冻云受了冲荡所致。又知雪山虽极荒寒，却有大群野兽不时经过，如野骡、黄羊之类，常

是千百为群，好几天才能过完，骤然遇到这等变故，十九埋葬在内，何苦多伤生灵。

心念一动，立把遁光升高。雪山本就极高，这一上升，不觉入了罡风层内。上官红温柔谨厚，用功极勤，从不恃强卖弄。平日空中飞行，俱都适可而止，避开地面上俗人目光已足，似此高飞，尚是初次。上来还不觉异，及至飞行了一阵，突又遇见天际罡风旋飙，赶路心急，不曾防备。这类罡气乃两天交界最厉害的气流，离地已在万丈以上，如是常人，早被吹化；便功力稍差的道术之士，也必禁受不住，或被卷入风旋之中。如若不死，超出大气层外，只要真气凝炼，能够辟谷，不特无妨，凑巧还许遇见仙缘，都不一定。人一到此，身轻如燕，天气也颇温和，丝毫风也没有。仰视星辰，多在头上，仿佛可摘，比常见要大百倍，到处明星灿烂。一轮红日，与明月东西相对，时近时远，月光只是一团冷轮，光并不强，却极好看。更无昼夜寒暑之分。要想下降，却被那万丈罡风隔断，非遇机缘，遇到风洞，或是再遇由上而下的风旋罡飙，还须深知底细，拼受数日夜的苦难，才得如愿。但是这类机会极少，由上望下，只是一片红黄沉沉的雾影，随着罡风吹动，宛如狂潮起伏，万马奔腾，非有极好慧目法眼，或是带有透视云雾之宝，休想看出风气中有什空隙。

上官红毕竟修道年浅，无什经历，哪知厉害。先见罡风猛烈，似难禁受，便将身剑合一，又把陈岩新近所赐法宝取出防身，居然无事。心中一喜，又是顺风，满拟这等走法，只有更快。忽听异声起自身侧，宛如海啸。心想：“怪不得师长常说罡风厉害，单这声势，已有如此惊人。且喜宝光神妙，身剑合一，吹不上身，反倒加快，否则，如何忍受？”心念才动，猛觉眼前一暗，身子一紧，连人带宝光，全被卷入风旋之中，往上飞去。先仍不知入了危境，只觉风力奇猛，无法与抗。转瞬之间，身子竟和转风车一般，一

路激旋，随风上升，这才看出厉害。先因那风与寻常不同。色作深黑，目光不能看远，忽略过去。及至身被狂风卷入漩涡，不能自制，稍不留意，连防身宝光也受了震撼，丝毫不能与抗，这才心慌。定睛一看，才知卷入风柱以内，风色青蒙蒙的，好似一幢圆锥形的青气，其大无比，用尽目力，也看不到。人在中心，随同急转，势子比电还快，威力之大，重如山海。如不与抗，不过随同向上滚转急飞，还好得多；只朝相反方向略一挣扎，休说敌它不过，丝毫无用，连身外宝光也似要被风绞散，威力大得出奇。没奈何，只得听其自然，往上升去。想起恩师现入危境，心如刀割。无奈身外宝光已被罡风裹紧，晃眼便是千百转，早已头昏眼花，更须镇静心神，运用飞剑法宝防身。虽有法力和别的法宝，也难施为，空自惶急，无计可施。

似这样吹了一天一夜，也不知飞有多高，后来快要力尽神疲，暗忖：“造化威力，如此猛烈，不可思议，如今凶多吉少，风再不散，非死不可。恩师尚未见到，反倒送了性命，不特冤枉，也实辜负恩师与各位师叔朝夕爱护厚恩。”再想起从小孤苦零丁，受人虐待，逃来依还岭，长了一身绿毛，简直成了野人，和畜生差不多。幸蒙圣姑垂怜，传以乙木仙遁；又蒙恩师收为弟子，好容易才有今日。哪怕见上恩师一面，再死也好，否则，死不瞑目。越想越伤心，不禁悲从中来。正在伤心哽咽，猛觉身外漩势忽止，身又不住东摇西摆，颠荡之势更加猛烈，心想：“我命休矣！”紧跟着，脚底却有一股大力朝上涌来。同时叭的一声惊天价的巨响，震耳欲聋。头上倏地一松，人也被那股大力托住，猛然朝上抛起。惊悸百忙中，还不知身已脱险，人被抛起老高。因这一日夜间只是运用玄功，守定心神，不令宝光离身，不曾主持飞行，身外一空，便往下落，目光又被罡风裹住，急转了不知多少亿万次，眼前发花，先未看真。后觉身似落叶飘荡，身外压力全数消散，料是脱

险，方始定睛一看，面前立现奇景：只见满天星斗，大如盆盎，天色分外清明，微风不扬。俯视脚底来处，数十百幢又高又大的风柱，宛如狂涛山立，突作雪崩往下分散。一片红黄色的风烟似海中波浪一般，接连几个起伏，便自平静下去。相隔脚底，约有千百丈，竟不知方才怎么会上来的。知道身已冲出两天交界之上，想起平日师长所说，到此地步，再想下去，却是万难。估计离地少说也有几万丈，试按遁光往下一冲，谁知脚底看似无边无岸，一片红黄色的雾气，那阻力大得出奇。连用法宝飞剑试探，均被挡退，端的来也艰难，去更麻烦。末一次施展乙木神光，几乎受了反应，身遭重伤。见此情势，分明下降之望已绝。想起师恩深厚，从此远隔人天，何时才能相见？惊魂乍定，重又伤心起来，当前奇景，也无心观赏。方向早已失迷，寄身气层之上，俯视脚底，朝前急飞，打算寻到空隙，再试一下。偶一回顾，平日所见明月，竟有数十丈方圆，明镜也似停在空中，月光已为星光所掩。心正称奇，猛瞥见一点白影，由月旁掠过。待了一会，略微隔近，刚看出是条人影，脚底还托着一片白云，忽然掉头，朝自己这面飞来。心想：“两天交界之上，来人至少也是地仙。相隔太远，看去高才寸许，也不知是男是女。我正走投无路，何不去朝仙人求救？”忙催遁光，迎上前去。同时又发现斜刺里也有两个同样白点移动。

上官红急于下降，无心多看，仍朝近的一个飞去。晃眼临近，果是一位仙人，由一片白色仙云托着迎面飞来，看出是位相貌清奇的女仙，含笑而至。刚一下拜，女仙已先问道：“你可是被罡风狂飙由下界卷上来的么？此处已超出人天界外，比子午、来复两线还高，并有上下之分，凭你功力，已难回去。看你仙骨仙根，灵慧可爱，难得有此旷世仙缘，拜在我的门下如何？”上官红跪禀道：“仙长厚爱，感谢万分。无如弟子初入师门，受恩深重，家师女神婴易静现为仇敌魔法所困，急于往赴危难，偶过雪山，为罡风卷

来天上，虽蒙仙长垂青，实不敢辜负师恩。还望大发慈悲，施展仙法，助弟子回到下方，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女仙闻言，面色一沉道：“此是两天交界，寻常修道之士日夜清修，想过此关而不可得。你只微末道行，逢此奇缘，他人求之不得，如何反要回去？便你师父见你自误良机，也非怪你不可。道家师徒不是凡人，有什相干，事有定数，如何不能达观？此时你不愿意，一到下方，再来无望，那时悔之晚矣。”上官红看出对方法力甚高，对于自己甚是看重，孤身在此，虽会飞剑法术，如何能与天仙为敌，恐其行强相迫，躬身答道：“弟子本是依还岭上一个毛女，幸蒙师恩收留，得有今日。恩师现在危难之中，心如刀割，除赴师难外，全非所望。休说天仙位业，便堕地狱轮回，也绝不敢背弃师恩。如蒙怜念愚忱，助弟子回往下界，固是终古不忘大德；否则，弟子任受千灾百难，也必冒着罡飙凶威，穿云而下，虽死无悔，还望仙长宽恕才好。”

女仙闻言，好似触怒，才说：“你这女娃叫什名字？为何不识抬举？”忽听远远有人高呼：“道友不必介意，容我一言。”上官红回看，正是方才所见两朵仙云，已经飞近。云上立着两位女仙，云裾霞裳，明丽绝伦。内一穿青罗衣，身材微高，容貌更美，见面拦住前一女，笑对上官红道：“你是峨眉门下再传弟子么？”上官红见二女仙人既绝美，又笑语温和，令人可亲，与前见不同，忙即下拜，说了来意。穿青衣的笑对那一女仙道：“蒋道友，这便是上次和你所说峨眉派的再传高弟。入门不久，已有如此功力，根骨之好，更不必说，可见前言不虚。道友无心相遇，未曾推算底细。我二人却是奉命而来。休看她不知好歹，这正是她的好处。假如辜负师恩，只图自己成仙，这等门人，有什稀罕？我令她向道友赔罪，请回仙府去吧。”上官红会意，忙向女仙下拜，说自己师恩深重，此后便历千劫，也决不敢违背，乞恕无知之罪。女仙笑

道：“我不过见你根骨太好，分明是天仙中人，爱之过甚，一半怜才，一半也在试你。这等说法，反显我气量太小了。今日总算有缘。闻令师现为邪魔所困，方才袖中推算，此女也有二十来天灾难，势甚凶险。现赠你金花一朵，此是清虚仙府奇珍，虽然未必制胜，防身御敌，颇有灵效。他年有缘，当能再见。好自潜修，仙业不远。我知二位道友和你还有话说，行再相见吧。”说罢，举手转身往侧飞去，仙云冉冉，转眼不见。

上官红一看手中金花，形似两寸方圆一朵菊花，金光闪闪，耀目难睁，知是异宝奇珍，可惜未传用法。同来一位穿白女仙笑道：“蒋仙子近修上乘道法，欲求天仙位业，如何还是当年盛气？”穿青女仙笑道：“即此已是难得。因为强迫收徒，不好意思，倒便宜上官红得了一件法宝。此宝只要学会太清仙法，便能应用。她连用法都未传授，岂不可笑？”上官红近习太清仙法，已能应用，闻言甚喜。忽想起师父被困，心又愁急，忙问二女仙姓名，方欲求助。穿青的已先说道：“贫道陈文玘。此是师妹赵蕙。令师虽然有难，无须愁急，到时自有解救。但你此行却甚凶险，总算仙福深厚，因祸得福，吃罡风吹来天上，得此奇缘遇合，既免到得太早，受那魔光照体之厄，并还得了一件至宝奇珍。此宝威力甚大，防身之外，兼能降魔。到时如能稍忍苦难，暂缓施为，运用玄功，使与心灵相合，既多妙用，并免邪魔警觉，打草惊蛇。等到转败为胜之际，再将此宝冷不防施展出来，敌人见你败军之将，必不留意，也许一下将其制住；即或不然，也可增加许多威力。老魔鸠盘婆只有二十余日数限。日前凌云风门人石慧路过小寒山附近，曾遇忍大师元神借一道友法身出游，在彼救人，将其唤住，指示机宜，现与你师同困阵内。你等七日之后再去看，便可免却好些危难。但你对师忠义，定必不肯，事关定数，也不勉强。似你这样美质，到处受人怜爱，仇敌强傲乖张，你只要一味哑斗，除和你师父传

声问答外，不要开口，鸠盘婆性虽凶残，但最爱才，只不伤她，便觉你忠义可怜，不致就下毒手，就许妄想收你为徒，都在意中。可仗此宝防身，到了时机，自然与你师会合。我另赠你灵符一道、神雷一丸，此是九天罡煞之气所炼，任何邪法，均可冲破。此时魔宫已非原地，老魔师徒早移居九盘山大壑之中，下设血河大阵，上有碧目天罗笼罩。到时可用神雷开路，另用乙木神光破阵而入。一任魔法围攻，声势多么猛恶，在我灵符神光与乙木仙遁防护之下，只要把心神守住，决可无害。阵中血焰，阴毒无比，得隙即入，上身便自无救。这个还在其次，敌人更擅摄神呼音和各种极阴毒的魔法，专害人的六贼。你虽学道年浅，已得玄门正宗传授，意魔自然无害，耳目所及，最易中她暗算，尤以目光为甚，必须留意戒备。到了危急之际，应变须要机警神速，事前便将双目闭上，也无妨害。令师固是危急，你也无须疑虑。能早会合自好，否则，便在七日之后，援兵到来，再作计较，千万冒失不得。稍一疏忽，虽不至于死伤，元气必有损耗。此事关系非小，不可大意。”说罢，赐了灵符、神雷，传完用法，便同起身。

上官红早听师父说过，灵峒三仙门下弟子陈、赵二女仙，和各位师叔颇多交厚，不禁喜出望外。再看那灵符，乃是一片玉页，上有朱文符篆。神雷只有豆大，托在手中，滴溜乱转，时紫时青，时黄时红，五色均备，变幻不停。料知不是寻常，连忙拜谢。陈文玑刚伸手一拉，赵蕙扬手飞起一片仙云，将三人一同裹住，由九天高处，朝下飞堕，晃眼冲入罡风层内。上官红见那仙云宛如一片轻绡，笼罩身外，仿佛雾约烟笼，吹弹欲破，可是那么强烈的罡风，竟吹不到身上。最奇是下降千余丈，由内望外，先前缠绕自己上升的大风柱随时可见到，都是高如山岳，电旋星飞，凌空急转，呼呼之声，杂以一种极尖锐刺耳的厉啸，震耳欲聋。仙云共只薄薄一层，在陈、赵二女仙主持之下，由那风柱之中穿行

绕越，一个也未被卷上，只在里面时东时西，时上时下，往地面降去。心中敬佩羡慕已极。陈文玑笑道：“你不必羡慕我们，将来成就，也许还在我们之上呢。”上官红自是逊谢。文玑又道：“我是实话，并非夸奖。这类风柱，布满两天交界罡风层内，为数何止亿万，照例互相激荡，分合无端，终古以来，永无休息。你方才恰遇见一个大的，如非心有主宰，法宝神妙，比你功力还高的人，也非受伤不可，休说是你，便我二人，也不敢遽撻其锋。除却仙佛两道，具有极大神通之人，才可任意往来。你没见我们上下绕越，多费事么？不肯常往人间，便为相隔太高，上下艰难之故。等你将来道成，就可往来自如，比起今日，强得多了。”上官红见二仙对她十分看重，奖勉了一阵，重又提到魔窟寻师之事，不厌其详，指示机宜，神情十分关切。料知此行危机密布，一发千钧，心中谨慎，对于二仙更是感谢。

二仙又说：“幻波池不久还有好些事故，又当开启宝库藏珍之时，虽不似此行凶险，于你关系颇大。便你各位师长，如无通盘筹计，稍一疏忽，便要做错。如见令师和李英琼、朱文二位师叔，可代我二人致意。并告以北洞水宫池中灵钥和那锁链，实是开启水宫之宝，非它不可，千万残破不得。如因开库艰难，妄用法宝、飞剑之类，稍微毁损，难免不生枝节呢。”上官红回答：“弟子遵命，决不敢忘。”飞行神速，仙云已越过罡层，直往下降，上下相隔，仍有三四千丈。陈文玑执手笑道：“我二人尚还有事，不能送你前去。照我手指，朝西北方直走，越过雪山最高峰不远，如见乱山之中有一广大绝壑，便是九盘山魔宫所在。鸠盘婆此番对敌，实受孽徒铁姝之累，骑虎难下，情非得已。下面魔法虽极厉害，为防被人看破，上空已用禁法掩蔽，望去只是一片由壑底冒起来的云雾，不知底的人决难发现。但是云雾下面那层魔网厉害非常。照我所说，破去以后，那时老魔口发狂言，心实畏祸，虽将她法宝